

政治实践中新话语的生成机制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赵秀凤 田海龙

提要:话语互动分析基于批评话语研究的原则,注重在“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探究社会实践中不同话语相互作用产生新话语的机制。本文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能源新政演讲为分析语料,探究演讲者在政治实践中创造新话语的机制。在语言使用层面进行话语互动分析,发现演讲者将社交媒体的言说方式“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语体之中,使该演讲成为政治精英语言与草根民众语言的“杂糅”体,形成民粹主义新话语。在社会因素层面进行话语互动分析,发现语言使用层面出现“杂糅”现象是演讲者“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即是演讲者为迎合选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提出发展化石能源新政、为获得选民认同而采用其言语方式的结果。对此进一步分析,可认为语言使用层面的“杂糅”是民粹主义新话语的一个特征,而本研究剖析的该“杂糅”现象产生过程也体现出新话语的生成机制。该案例研究表明,从“话语互动”视角对民粹主义新话语的生成机制进行研究,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民粹主义新话语的语言特征,以及民粹主义者在其政治实践中创造新话语的方式,这也在普遍意义上为认识社会活动者创造新话语的机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话语互动分析;民粹主义话语;能源话语;政治话语;新话语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23)02-162-12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New Discourse in Political Practice

ZHAO Xiufeng TIAN Hailo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discursive interactional analysis (DIA)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s 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use” and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new discourse at the level of “social factor”. Applying DIA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American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peech on his new energy policy,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new discourse is produced in political practice. Doing DIA at the language use lev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language style of social media is recontextualized with political speech genre, resulting in a mixture of elite language usages with those of the grassroots’, and yielding a new discourse of populism. Doing DIA at the social factor level,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peaker’s ideology accounts for this mixture of language uses, i.e. it is the speaker’s intention to satisfy his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模态能源舆情话语的认知批评研究”(21YJA740055)的阶段性成果。

electorates' political-economic interests and to raise his new policy on developing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on the one hand, and his intention to be taken as in-groups by his electorates via using their language usages on the other, that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a mixture of language use.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mixture is a feature of the new discourse of populism, and the identified process of producing this mixture also reflect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new discourse to some extent. This case study thus suggests that DIA is a useful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new discourse is explored,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populist discourse are revealed, and the way this new discourse is produced.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actants' creation of new discourse in a general sense.

Key words: discursive interactional analysis; populist discourse; energy discourse;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discourse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席卷西方世界,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被视为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实践(刘雨 2022: 112)。在这类政治实践过程中,话语的作用不可小觑。一方面,民粹主义思想体现在民粹主义政治话语之中,构成一套民粹主义话语修辞体系(Hidalgo-Tenorio et al. 2019b: 3);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治话语也会在权力的作用下对社会事实进行话语建构,成为推进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关键要素(Laclau 2005; Aslanidis 2016)。作为一种意识形态(Mudde 2004; Mudde & Kaltwasser 2012)或政治策略(Jansen 2011; Langa & Ilundain 2019),民粹主义一旦被确定为政党纲领,付诸于执政实践,就会成为一种强势主导话语,一种制约社会关系的政治力量。

关于民粹主义话语(populist discourse)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语言学领域。政治学研究关注话语的宏观作用(Laclau 2005; Hidalgo-Tenorio et al. 2019a; Hidalgo-Tenorio & Benítez-Castro 2022; 林红 2018; 郭明飞、王墩 2021; 刘雨 2022),而语言学研究则更注重微观语言学分析。例如,Wodak (2017, 2019, 2020)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对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运用话语建构“恐惧”现象进行系列研究,揭示民粹主义者在构建和传播民粹主义思想时使用的话语策略,突显了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对分析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重要作用。也有研究(如 Biegon 2019; Di Silvestro 2022)运用语料库辅助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考察民粹主义领袖话语或媒体话语中体现的民粹主义语言特征,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国内语言学领域关于民粹主义话语的研究集中在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话语上面,采用的方法包括元话语分析(罗敏 2021)、认知诗学分析(王馥芳 2019)、身份政治策略

认知分析(王馥芳 2021)、合法化分析(武建国、牛振俊 2018)、批评隐喻分析(孙毅、李全 2019)等。

已有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民粹主义话语特征和社会语用功能的认识,如民粹主义话语通过建构“人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制造“恐惧”;这种话语还通过调用话语内部张力来动员民众,确立或巩固其政治实践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仍然感兴趣的是,民粹主义话语,特别是特朗普民粹主义话语,为什么体现出精英政治话语与草根媒体话语“杂糅”的特征?为什么这是一种区别于精英政治话语又不同于草根媒体话语的一种“新话语”?为了剖析这类新话语的生成机制,我们以民粹主义领袖特朗普的能源新政演讲为例,探究以下问题:1)作为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有什么特征?2)哪些社会因素在新话语的生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新话语体现和构建出民粹主义的哪些特征?在民粹主义政治实践中又发挥哪些作用?

接下来,首先交代本研究的语料和研究方法,之后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特朗普民粹主义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在第四部分聚焦后两个问题,在社会因素层面探究特朗普民粹主义新话语的产生机制。

2. 语料和研究方法

2.1 语料

“话语互动”分析是基于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个研究路径(田海龙 2021b, 2021c);鉴于批评话语研究认为“话语”以“文本”这样的语言使用形式为体现形式(Fairclough & Wodak 1997),“话语互动”分析需要首先对语言使用的一定形式(如演讲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因此,我们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发表的首次能源政策演讲为分析语料¹。该演讲为特朗普于2017年6月29日在美国能源部举行的“释放美国能源”活动上发表的讲话。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正式公布其“能源新政”,宣布在能源领域以“美国优先”为指导思想,并将“美国能源主导”确立为能源战略。在这个演讲中他还宣布取消前总统奥巴马对化石能源的限制,重振化石能源产业。聆听该演讲的现场听众包括能源部、环保署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来自美国矿业、钢铁业、制造业等能源相关行业的代表。

选取这个演讲作为本研究的语料,主要基于两点:1)特朗普发展化石能源的新政符合其选民的利益;2)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其能源政策发表演讲。这两点与其民粹主义新话语的生成关系密切,下面会有详细分析。

¹ 该演讲的英文题目为“Remarks by Trump at the Unleashing American Energy Event (U.S. Department of Energy)”。受文章篇幅限制,该演讲文本未在此附上。感兴趣的读者可访问美国总统网站(<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获取全文,亦可通过邮件向本文作者索取(最近访问时间为2022年8月8日)。

2.2 分析框架

“话语互动”分析注重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同时强调分析框架对于获得可信度高的分析结果至关重要(田海龙 2021b)。本研究分析框架体现为具体分析步骤,建立在对“话语”及“话语互动”的特定理解之上。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2003),体现语言使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实践体现为所使用的语言(如文本、语体),另一方面,语言使用不仅反映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建构力量,构建出语言使用者的权威、所认识的事实“真相”,以及特定话语可能引发的社会实践后果(福柯 2016: 111)。就本研究而言,特朗普的能源新政演讲首先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一个社会活动,在语言使用层面体现为政治演讲语体(genre)。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演讲,在语言使用层面,它掺杂许多政治领域之外的词汇和句式,具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语言特征。换言之,特朗普的能源新政话语是总统演讲话语和社交媒体话语互动杂糅的产物。这种政治话语与社交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体现出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不同话语之间的“话语互动”(田海龙 2020: 129)。话语互动在语言使用层面可以形成新的语言特征,并可进一步生成新话语,但是其社会因素层面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是其生成新话语的真正动因(田海龙 2021b)。

为了清晰阐释上述新话语的生成机制,我们在田海龙(2020, 2021a)提出的“双层-五步”话语互动分析框架和“话语互动分析模型”基础上,整合构建出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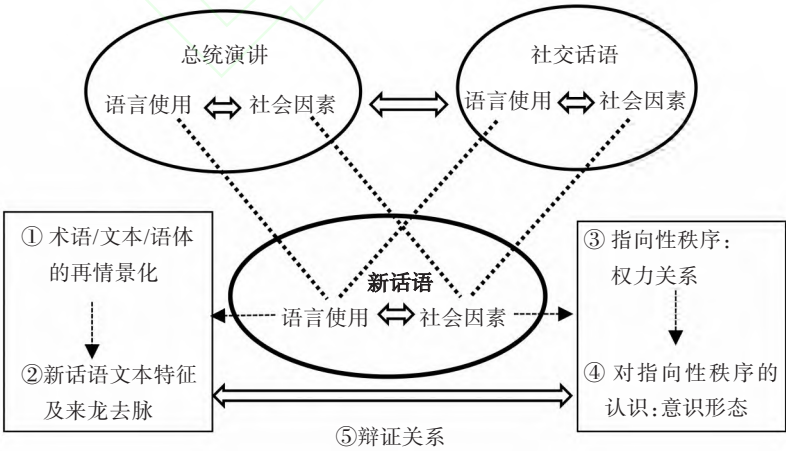


图1 新话语生成机制分析框架

(注:双向箭头表示互动及辩证关系,单向箭头表示分析流程,虚线表示输入和对应关系)

图1中的三个椭圆表示新话语的生成过程。左上侧的椭圆表示传统意义上的总统演讲话语,右上侧椭圆表示社交媒体话语;在两个话语的互动过程中,各自话语在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层面的成分“杂糅”(见图中四条虚线)到新话语(底层椭圆)之中。由于话语在本研究中体现为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分析也从这两个层面入手(左右侧方框)。在语言使用层面,我们观察术语、文本和语体在新话语中的“再情景化”问题(第一步①)和新话语的文本特征(第二步②);在社会因素层面,我们观察话语的指向性秩序和权力关系(第三步③)和社会主体对不同指向性秩序的认识,即意识形态(第四步④)。最后,在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上进一步阐释总统演讲话语与社交媒体话语的互动过程及相互作用(第五步⑤)。

我们将运用这个分析框架,对所选语料进行话语互动分析,进而认识政治实践中新话语的生成机制。第三小节进行前两步的分析,回答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第四小节为后三步的分析,回答第二、三两个研究问题。“再情景化”“指向性”“意识形态”等工具性概念将被用在分析过程中。

3. 新话语的语言使用特征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推翻了前任奥巴马的能源政策,实施能源新政。体现特朗普能源新政的话语与奥巴马的能源政策话语针锋相对,是一种“新话语”,就如同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之后代表“新工党”的“新话语”一样(Fairclough 2000)。“新话语”之所以“新”,是因为表达的内容“新”,也是因为语言使用层面具有特征。

就能源新政“新话语”而言,它在语言使用层面的一个特征是其体现在政治演讲上的语体结构和政治术语。“语体”是社会行为方式在语言使用层面的体现(Fairclough 2003: 65),构成“语体结构”的“阶(stage)和“相”(phase)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表明做事方式的不同和各自具有的特征(Eggins & Martin 1997)。观察这个演讲可以发现,演讲者对选民的感谢(如“谢谢大家!”“我要感谢……”)、阐述自己观点时与听众的互动(如“你现在仍然在充满活力地做,对吗?”),以及演讲结束时说的那句总统演讲惯用的结束语(“谢谢!上帝保佑美国,谢谢!”),构成了【感谢听众—阐释观点(与听众互动)—感谢上帝】的语体结构,体现出政治演讲的语体特征。此外,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还体现在政治术语和政治口号上,如该演讲频繁使用“国家、人民、主权、独立”等政治词汇,反复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竞选口号。参照 Chilton (2004) 关于政治话语的描述,特朗普选择使用的语体结构和政治词汇都清晰地表明他的演讲在语言使用层面属于政治演讲。

然而,这个政治演讲夹杂着许多社交媒体词汇,如口语化词汇、网络流行语

等,构成该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另一特征。统计发现,口语化小词“so”使用13次,位居所有高频副词之首;“great”15次,是仅次于“American”的第2高频形容词;“good”5次,位居第5。此外,Sketch Engine 语料库软件中的N-grams 惯用搭配²表明,该演讲中最高N-grams 搭配为2,3个及以上的搭配为0。此外,具有俚语特征的称谓语“guy”“fella”“folk”出现频率也很高,如在该演讲第6段,演讲者2次用“fellas”一词直接称呼参与该活动的化石能源从业人员。除了这些社交媒体惯用表达方式外,游移跳跃、碎片化的表达也随处可见。例如,在驳斥“能源枯竭论”时,演讲者先把通过限制化石能源发展来解决气候危机的做法说成是“假命题”(fake),接下来马上将“fake”一词跳跃到“假新闻”(fake news),把他在推特上对多家媒体进行抨击的推文“再情景化”到该政治演讲之中。这里不仅话题被转移,且话题“东拉西扯”,彼此之间大幅跳跃,体现出推特的碎片化语言特征,使该演讲与逻辑严谨、用词考究的传统政治演讲明显不同。

基于以上两个特征,可以发现该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第三个特征:用于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被“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中,使特朗普能源新政新话语具有“杂糅”特征。所谓“再情景化”,就是把一种表达方式从一种语境中移出植入另一种语境,赋予其新的意义;这种“移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实践(van Leeuwen 2008)。就我们的语料而言,演讲者将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中,赋予其政治色彩,不仅表明其政见与前任截然不同,而且也暗示出他的言谈风格与支持他的选民一脉相承。

社交媒体表达方式被“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之中,使该演讲具有“杂糅”特征,但是并没有改变该演讲的政治演讲属性。作为代表共和党利益的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的目的是推翻前任民主党总统的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宣布实施能源新政,因此,整个演讲以严肃正式的政治语体为主,这是该类政治实践的常规行为方式。但是,演讲者以发“推特”著称,并因此赢得大选,是一位“推特治国”的总统(高红梅 2018;栾瑞英 2020),所以,他把天马行空、主题跳跃、随心所欲的“推特”言说方式掺入其政治演讲,也不足为奇。将“推特”语体“再情景化”到演讲语体之中,这使得该演讲具有两种行为方式共同发力的特征,可视为该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第四个特征。

依据图1所示话语互动分析的第一和第二步,获得以上发现,表明特朗普能源新政演讲是借用政治演讲语体结构、用碎片化“推特”语言宣讲其政治主张的政治实践活动。这与传统政治演讲不同,也区别于诸如“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传统政治演讲用词考究,风格严肃庄重,受众多为社会精英;社交媒体的语

² 表示N个单词组成的表达式的频率(N可以自行规定),“N-gram”也被称为“multi-word expressions”(简称为MWEs),即多词语表达式,或“lexical bundles”,即词串。

言表达简单直白,情绪化、碎片化和观点极端化特征明显。特朗普的演讲将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融为一体,既在政治领域用政治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又迎合娱乐化时代民众轻松快捷的交际品味。以该演讲为体现形式的能源新政“新话语”打破政治活动常规,高喊“美国优先”等民粹主义口号,通过简单粗暴、任性随意地自我表白,建构自身与选民亲近的形象,同时强化“精英”与“民众”的对立,激发民众的情绪,使民粹主义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形成显著特征。

4. 新话语生成机制

如果说“新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特征可以通过图1所示的前两个步骤观察到,那么,导致“新话语”生成的动因则需要通过第三、四两个步骤进行分析才可认识。

首先,在第三步分析话语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可以认识到演讲者的总统身份决定了他的演讲必须遵循政治演讲的一般规则。在语言使用层面,他使用严肃的政治语体、政治名词、复杂句式等;在内容上,他选择美国历任总统首要关注的能源战略作为演讲的主题。“能源既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大国竞争的目标和在战略上遏制对手的手段”(张晓涛、易云锋 2019: 72)。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取消奥巴马时期的各种能源限制规定,把推动煤炭、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发展作为其执政的优先事项。以能源为主题发表演讲本身就体现出他的总统身份和政治地位,传递总统演讲的“国家定位和政治权威”等指向意义。

演讲者的总统身份具有权威,但是,他面对的选民听众对其政治演讲也具有潜在影响。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的选民联盟以中南部“锈带”蓝领同盟为核心(强舸 2018: 160),这些人大多数是中下层白人,是“被焦虑困扰的选民”(王希 2017: 26),被特朗普称为“被遗忘的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张莉 2019: 205)。受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他们的就业和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这些人普遍把痛苦归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王希 2017: 21),因此,他们不喜欢听“政治正确”的抽象说教,而是关心应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且在言谈交流方式上喜欢直来直去,通俗易懂。正是认识到选民的这些特征,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使用“我们 vs. 他们”的言说模式,采用口语化语言风格,把自己打造成敢于挑战“政治正确”、为“锈带”地区白人代言的英雄(王希 2017: 27)。在这次演讲中,特朗普照顾选民的感受,使用与精英政治语言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词汇,突出“我们(民众)”与“他们(精英)”之间的对立,显然受到选民的影响。

尽管演讲者的总统身份和他面对的选民听众对新话语的产生具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潜在的,而将这种潜在的影响变为现实则需要演讲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因此,探究新话语的生成机制还需要进行图1所示的第四步

分析。

这个将政治话语和社交媒体话语的言说方式“杂糅”在一起的“新话语”，既是演讲者通过保持政治演讲语体来宣示总统权威的结果，又是他通过使用选民的言说方式为民粹主义立场代言的产物。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他已当选总统，因而他的能源新政要充分照顾那些化石能源领域劳工的利益。他非常清楚，是他们将他选为总统，他要取悦他们，包括照顾他们的利益，使用他们的言说方式。他认识到，只有使用选民通用的言说方式才能表明自己和他们处于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Silverstein (2003) 关于符号“第三指向意义”的论述：当一个人认识到某种符号具有某种指向意义（第一指向意义）之后，又认识到大家都认为这个符号还具有另外的社会意义（第二指向意义），那么，他如果刻意使用这种符号则表明他想借此来实现这个符号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第三指向意义）。就该演讲而言，碎片化的语言表达可以指向中下层白人，而且这一点也被公众所认可，那么，当演讲者把这个表达方式“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中时，按照 Silverstein 对符号指向性的分析，演讲者就是在刻意通过使用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将自己与选民联系在一起。他选择把宏大政治演讲语体与口语化的社交语体杂糅，生成一种既不是纯粹的政治话语，也不是纯粹的社交媒体话语，而是二者杂糅而成的“新话语”：在内容上，照顾到选民的利益；在形式上，采用选民的言谈方式。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观原因，则是他的“意识形态”，即演讲者本人对选民的利益、选民的言说方式的主观认识。可见，特朗普之所以乐于把社交语体融进政治演讲，创建独具一格的“新话语”，是因为其民粹主义思想与新媒体社交平台“一拍即合”。在推特这类新媒体成为草根话语的重要平台、甚至成为改变美国自上而下政治领导模式的时候，新媒体交流的便捷性和社群性使它成为一种汇聚民众声音、使民众得以参政议政的“公共领域”（章瀚夫 2018: 59）。特朗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觉调整其政治演讲以适合选民的言谈方式，并用平民化新媒体话语改造政治话语模式，创造出具有民粹主义表达特征的“新话语”。

在话语互动分析的第五步，两个构成性话语在语言使用层面和社会因素层面相互作用的过程将被进一步剖析。就该能源新政演讲而言，演讲者将社交媒体言说方式“再情景化”到政治演讲，形成两种言说方式“杂糅”在一起的新的言说方式，并用这种言说方式宣布其能源新政，生成关于能源新政的“新话语”。这种“新话语”之所以新，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1) 它宣布了一种能源新政，这种新政支持化石能源发展，推翻了奥巴马限制化石产业发展的能源政策；2) 它采用了全新的表达方式，既不属于纯粹的政治话语，也不属于纯粹的社交媒体话语，而是将政治和社交两个领域的言说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以“政治语体+社交语体”这种新语体为体现形式的“新话语”。

这种“新话语”在话语互动理论看来具有重要意义。就其产生的机制而言,演讲者对选民言说方式的青睐,对这种言说方式蕴含的社会意义的谙熟,是这种新话语产生的根本动因。而在这种新话语的生成过程中,虽然演讲者的总统身份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潜在的,只有在他认识到支持他的选民惯用的社交媒体言说方式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认识到这个社会意义可以将他与选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才可以创造出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新话语。换言之,他的总统身份创造新话语的潜能需要被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激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实际创造出“新话语”。

可见,在政治话语与社交媒体话语的互动过程中,语言使用与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形成了“新话语”;该过程实际上是演讲者建构其双重身份的过程:他既是执政的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又要将自己构建成贴近底层民众的党魁,以值得蓝领选民信赖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这也赋予其能源新政“新话语”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不仅在政治主张上突显与精英政治的对抗,而且在语言使用上刻意有别于精英政治话语传统。这种“新话语”在政治经济利益上迎合选民的诉求,在语言表达风格上采用选民的言说方式,因此也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话语,对民粹主义政治实践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5. 结语

本文对特朗普能源新政话语的案例进行分析表明,任何新话语的产生都离不开现存话语彼此之间的互动。新话语的产生是作为一个话语体现形式的语体(或文本)被“再情景化”到另一个话语之中的过程,更是社会活动者在其意识形态作用下参与社会实践的结果。通过对政治实践中新话语的生成机制进行话语互动分析,本研究发现,话语主体的权威对于话语之间彼此互动生成新话语具有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潜在的,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潜势才能变为现实。这一发现呼应了当下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对社会实践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关注,对语言研究的理论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slanidis, P. 2016. Is populism an ideology? A refutation and a new perspective. *Political Studies* 64(1): 88-104.
- Biegon, R. 2019. A populist grand strategy? Trump and the framing of American dec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3(4): 517-539.
- Chilton, P. 2004. *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i Silvestro, E. 2022. "GET SMART U.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s populist

- discourse on Twitter.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 M. Trojszczak (eds.). *Concepts, Discourses, and Translations*. Cham: Springer, 171-185.
- Eggs, S. & J. Martin. 1997. Genres and registers of discourse.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London: Sage, 230-250.
- Fairclough, N. 2000. *New Labor, New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03.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 R.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258-284.
- Foucault (福柯), M. 201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o, Weim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16,《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Gao, Hongmei (高红梅). 2018. "Twitter Governance": U.S. President Trump's political marketing.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4): 62-64. [2018,“推特治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营销.《东南传播》第4期:62-64.]
- Guo, Mingfei (郭明飞) & Wang, Tun (王墩). 2021. Illusory community: The inner tension and boundary of populist discourse. *Theory and Review* (4): 75-87. [2021, 虚幻的共同体:民粹主义话语的内在张力与界限.《理论与评论》第4期:75-87.]
- Hidalgo-Tenorio, E., M. Á. Benítez-Castro & D. C. Francesca. 2019a. *Populist Discours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Hidalgo-Tenorio, E., M. Á. Benítez-Castro & D. C. Francesca. 2019b. Introduction: Unravell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E. Hidalgo-Tenorio, M. Á. Benítez-Castro & D. C. Francesca. (eds.). *Populist Discours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14.
- Hidalgo-Tenorio, E. & M. Á. Benítez-Castro. 2022. Trump's populist discourse and affective politics, or on how to move 'the People' through emotion.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20(2): 86-109.
- Jansen, R. S. 2011.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29(2): 75-96.
- Laclau, E.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 Langa, E. A. & V. F. Ilundain. 2019.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in populist discourse. In E. Hidalgo-Tenorio, M. Á. Benítez-Castro & D. C. Francesca (eds.). *Populist Discours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7-32.
- Lin, Hong (林红). 2018. The discourse politics of western populism and the criticisms it fa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 68-79. [2018, 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政治学研究》第4期:68-79.]
- Liu, Yu (刘雨). 2022. The discourse turn of populism criticism and the approach to respons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3): 112-117. [2022, 民粹主义思潮批判的话语转向及应对理路.《理论导刊》第3期:112-117.]
- Luan, Ruiying (栾瑞英). 2020.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rump by "Twitter Governance" and its

- insigh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3): 59-61. [2020, 从“推特治国”看特朗普形象建构及启示.《对外传播》第3期: 59-61.]
- Luo, Min (罗敏). 2021. The underlying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ideology of emotional Politics: A meta-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former US president Trump's tweets. *Journalism Research* (4): 69-82. [2021, 情感政治的底层话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基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特的元话语分析.《新闻大学》第4期: 69-82.]
- Mudde, C.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 Mudde, C. & C. Kaltwasser. 2012.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8(2): 147-174.
- Qiang, Ge (强舸). 2018. “Obama Voter” VS “Trump Voter”: Critical election and American party-voter realigning.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55-167. [2018, “奥巴马选民” VS “特朗普选民”: 关键性选举与美国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55-167.]
- Silverstein, M.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3(3-4): 193-229.
- Sun, Yi (孙毅) & Li, Quan (李全). 2019. Political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politics: A metaphorical scenario analysis based on president Trump's inaugural speech.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35-47. [2019, 政治隐喻与隐喻政治——基于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讲的隐喻图景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5期: 35-47.]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2020. A discourse study of Zhongyi-Xiyi joint treatment of COVID-19: A “2-Level 5-Step” framework based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Zhongyi and Xiyi discourse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128-139. [2020,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话语研究——基于“双层一五步”框架的中西医话语互动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 128-139.]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2021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new approach to discursive interaction.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 16-22. [2021a. 批评话语研究之“话语互动”新路径.《外语学刊》第2期: 16-22.]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2021b. *Discursive Interaction in the Social Network*.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ress. [2021b.《社会网络中的话语互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2021c. Discursive interaction: Multi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new agenda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 13-22. [2021c. 话语互动——批评话语研究新课题的多维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 13-22.]
- Van Leeuwen, T. 2008.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New Tool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Fufang (王馥芳). 2019. A cognitive poetics approach to the discourse models of Trump's political discours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6-11. [2019. 特朗普政治话语构建模式的认知诗学分析.《外语研究》第1期: 6-11.]

- Wang, Fufang (王馥芳). 2021. Trump's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identity politic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2): 31-35. [2021. 特朗普政治身份构建: 身份政治策略认知分析. 《外语研究》第2期: 31-35.]
- Wang, Xi (王希). 2017. Why was it possible for Donald Trump to win the election?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 9-29. [2017, 特朗普为何当选? ——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 《美国研究》第3期: 9-29.]
- Wodak, R. 2017. The "Establishment", the "Élites", and the "People": Who's who?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6(4): 551-565.
- Wodak, R. 2019. Entering the "post-shame er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populism and neo-authoritarianism in Europe. *Global Discourse* 9(1): 195-213.
- Wodak, R. 2020.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Shameless Normalization of Far-Right Discourse* (2nd ed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u, Jianguo (武建国) & Niu, Zhenjun (牛振俊). 2018. Analyzing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ximiz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6): 48-53. [2018, 趋近化理论视域下的政治话语合法化分析——以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为例. 《中国外语》第6期: 48-53.]
- Zhang, Li (张莉). 2019. From "the Proletarian Vanguard" to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y French left-wing populist Melenchon.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10): 204-209. [2019, 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到“人民之声”: 法国左翼民粹者梅郎雄的话语构建及评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0期: 204-209.]
- Zhang, Xiaotao (张晓涛) & Yi, Yunfeng (易云锋). 2019. The impact of the new U.S. energy policies on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and China's response: Evidences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8): 72-79. [2019, 美国能源新政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与中国应对策略——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证据. 《中国流通经济》第8期: 72-79.]
- Zhang, Hanfu (章瀚夫). 2018.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populism in U.S. political ecology: An analysis with Trump's Twitters as exampl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6): 58-62. [2018, 从特朗普推特看新媒体对美国民粹主义政治生态的影响. 《外语研究》第6期: 58-62.]

收稿日期: 2022-09-10; 作者修改稿, 2022-11-20; 本刊修订, 2022-12-10

通讯作者: 赵秀凤 <xiufeng96@cup.edu.cn>

102249 北京市昌平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o Xiu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Beijing 102249, P. R. China